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三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二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子路第十三

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爲邦敎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

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

子路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爲德政者先導之以

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以使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爲政當先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

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仲弓至舍

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衆也舉用賢才

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

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奚者言將先正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

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踰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所苟而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

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
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章故可以移風俗
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
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
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
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
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
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
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
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
以爲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樊遲至用稼正義

信爲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

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

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

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爲圃者樹菜蔬

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蔬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蔬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

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旣請而

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

信爲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

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

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

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爲圃者樹菜蔬

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蔬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蔬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

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旣請而

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爲

專猶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

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不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穀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蔬負者以器曰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

王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

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

王曰荆與蘧瑗史鯖並爲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王曰荆與蘧瑗史鯖並爲君子正義曰

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鯖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鯖並爲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王

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王之正義曰子適至教

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爲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衛境見衛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旣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旣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爲政之道

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

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

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

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刑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

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

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

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

孔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

馬

日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

馬

日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

日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馬

冉

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

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

周

周

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爲夫子云大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也

周

周

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爲夫子云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爲季氏之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爲退朝此退謂罷朝也

馬

馬

日

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爲魯君之朝以事爲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

公

問

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

馬

王

日

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馬

孔

日

孔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日

孔

日

孔曰事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定公至邦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

君定公問於孔子爲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爲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尹問爲

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

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

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

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

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

小利而行之則妨大

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周曰有因而盜

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矣

冠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爲直之理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

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卽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爲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爲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爲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論語疏

卷之十三

源古閣

不行

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

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

孔曰

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

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

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爲爲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爲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爲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爲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爲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者孔子又爲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爲之硜硜然者小人之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爲乃硜硜然小人耳抑

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憇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憇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爲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憇今斗筭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包

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

者有所不爲也

包

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

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

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孔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

孔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此

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孔曰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恒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爲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

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微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平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子貢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爲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爲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爲衆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旣鄉人皆好未可爲善若鄉人衆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爲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爲衆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旣皆不可其問自爲說其善人也言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

分明惡惡
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曰度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爲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

也責備於一人
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王

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
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
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

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

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惄惄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惄惄兄弟怡怡

馬曰切切

惄惄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子路至怡怡正義曰此章問士

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惄惄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荅士行也朋友切切惄惄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惄惄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包曰卽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

也善人謂君子也卽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爲政教民

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

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言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言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三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註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註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

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註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論語卷第十四

論語卷第十四